

小小说

老李头养的那条黑狗就是不肯上楼。任凭老李头拉它，拽它，推它，均无济于事。

也难怪，一条土生土长的土狗，在荒村里溜达、拉撒十余年，一下让它爬楼梯，难。别说是个“它”，就是“他”和“她”也不习惯。

一天午后，村里老范头推张草席在村小学门口的大树下乘凉。刚躺下，他便习惯性地从烟盒里抠支烟，随手掐下滤嘴扔掉，将剩下的烟卷含在嘴里嘚吧两下，才用火柴点上。

“老哥，又想孙子了？”老李头领着狗也来到村小学门口。

“想，怎么不想，你看看学校里杂草丛生，让人觉得空落落的，不过躺在这儿，一闭眼就能听见孩子们的读书声！”老范头弹着烟灰说着示意老李头坐草席上唠。

“是啊，都走了，你哪儿还能听见孩子们的读书声，自己骗自己开心罢了，哎——”老李头说着拍拍偎在膝下的黑狗，长长地叹口气。

“老弟呀，让我说，这人老了就是条狗。”老范头指着黑狗说。

“你这话不是骂自个儿吗？”老李头笑着反问。

“这人呀，小的时候才算个人，吃喝拉撒不用愁，无忧无虑的；长大成了家吧，就变成牛了，要出力挣钱养家；老了吧，儿女都外出打工了，孙儿们也随了他们的爹娘进城读书，这时候，咱们这把老骨头就得像狗一样，看家

老人与狗

■王新扩

护院不是！”老范头说着又点上一支烟。

“老哥说的也是个理儿，照你这一点化，我这狗也成了我们老家伙了。”老李头说着亲了一下狗脑袋。

“让我说，你养的本来就不是狗，它是你老伴。”老范头逗老李头。

“老伴，老伴，老来伴，可它就是不陪伴我上楼住呀。”老李头说着话题一转，“看样子过不几天，村里的旧房屋都要被拆掉了，上头这次是要下大力气治理空心村了。”

“对啦，村里给你家分的那套房宽敞不？”老范头关切地问。

“还行，就是楼层高点儿，没个院子。”老李头抚摸着卧在身边的那条狗说，“只是它，让我放心不下。”

“慢慢地习惯了就好了，当初，我也不愿上楼，何况它是个畜牲。”老范头伸手拍拍那条黑狗接着说，“恐怕，这一折腾，要毁掉村里不少物件儿。”……

一周后，几台推土机轰隆隆开进了村。一群老人围住推土机，不让施工。为首的老范头说：“有些东西不能说拆就拆，要给村里几百口子留个念想！”

“对，村头的老碾子台不能拆。”

“那棵老皂角树不能拔，以前全村人洗衣服，全仰仗它了！”

“老牲口院的那眼井不能填，井水到现在还清甜着呢！”

“……”

大伙儿七嘴八舌。无奈，旧村拆迁工作只好暂缓。

一个礼拜后，上头派来一个工作组。工作组宣读一份协议，让大家讨论。

协议说：为适度保留金鸡岭村旧貌，拟一，在新村与老村交界处预留三亩地，为种植园，将包括老皂角树在内的几棵百年以上的古树，移植到种植园。拟二，对原生产队开挖的那眼人畜共用井，进行护理，以便老村复耕后，浇灌农田。拟三，在种植园旁建一个纪念馆，用来收藏石磨、石碾、拴马桩、木楼、牛套等。拟四，对于不便收藏的牛马狗羊之类，可免费拍照留念。

协议宣读后，大伙儿讨论来议论去，都觉得可行。只是有一条，待协议上的款项落实后，推土机方可进入老村施工。

人堆儿里，唯有老李头心事重重，闷闷不乐。

俩月后，金鸡岭村纪念馆落成。

这天，老范头找到老李头：“老弟，你看这样行不，我召集老哥儿几个，咱同你那条黑老伴合个影，然后让他们放大，挂在纪念馆里，如何？”

老李头听后，思索一会儿，突然来了神：“你这点子真是出到点子上了！”

不久，一帮老人与狗的大幅照片，被郑重地悬挂在了金鸡岭村纪念馆正厅的上方。

青春

■崔小艾

如水的光阴
偷偷地从指缝间溜走
青春的容颜
默默地忍受时间的蹂躏
蓦然回首
青春何在
曾经以为
在少女羞涩的脸颊上
在恋人甜蜜的私语中
在清晨诱人的花瓣里
但
我分明看见
沧桑的柏树绽出青春的叶片
深深的皱纹荡出青春的笑声
昏花的眼写满青春的爱意
原来
青春就氤氲在我们的呼吸中
青春就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但
它又是如此地敏感
当你冷落它时
它便头也不回
只给你留下高傲的背影

鸟儿 你飞向哪里 (外一首)

■路雨

树
一棵棵
倒在了愚昧的斧锯声里
倒在了惊惧和痛苦的眼睛里
倒在了泣血的心灵深处
在卖沙者贪婪的背后
滋生着无边的罪恶
留下的
是漫无边际的荒凉戈壁
是一片苍白的记忆
是无法注解的遗憾
是无法再生的废墟
那一方葱茏的风景
依旧葳蕤在每一个梦里
倍感亲切
鸟儿
失去了美好的生存空间
失去了温馨幸福的家园
失去了精神最佳的寄托
在天空中久久地盘旋
在天空中低低地哀鸣
鸟儿 你流泪了吗
你的家呢
你要飞向哪里……

挂在树上的那只小鸟

挂在树上的那只小鸟
刚刚挣脱桎梏
厄运又接踵而至
就在你获得自由的那一刻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生命的结局
竟是一根脆弱的树枝

挂在树上的那只小鸟
看到围观的人
纷纷束手而去
心中早已万念俱灰
试图闭上眼睛静静等死
然而渴求生存的本能
一次又一次
鼓满了你的双翼

挂在树上的那只小鸟
饥饿已摧垮了你的意志
在你痛苦而无力的挣扎中
那些被击伤的落叶的舞姿
像获得自由的灵魂一样美丽
你突然感到
生存和死亡
都近在咫尺

挂在树上的那只小鸟
就是生命
突然在这一刻终止
你也要做出
凌空飞翔的姿势
让灵魂随风而去
让灵魂随落叶而去
让灵魂飞翔在蓝天白云里

散文

落叶

■高曙光

小城躺在了秋天的黄昏中，太阳失去了热力，悬浮在西方天空里，秋蝉还在树林里鸣叫着，声音时断时续，时高时低，有些凄凉，颇似初学胡琴的人用弓子吱吱啦啦地拉着琴弦。

贾鲁河的草滩上，几只苍鹭在浅水中站立着。

岸畔的杨树林里，一只斑鸠正扑打翅膀，翼尖触动了树枝，“啪”的一声，一片树叶脱离了枝条，飘落了，洒脱，悠然，没有半点儿垂头丧气的失落，很坦然地扑向了生它养它的大地。轮回开始了。

起风了。

听，是哗哗的声响，这是欢送落叶的掌声，这掌声来自于树枝上更年轻的绿色的声音。它们知道每一片落叶都曾为这棵大树的成长做出了奉献，都有着最值得骄傲的辉煌的记忆。有过风华正茂，有过意气风发。它们都曾有过最耀眼的绿色，都有着患难风雨的经历。

哗哗的声音还在响着，是感动，还是怀念？它们曾经一起迎来东方欲晓的瞬间，共赏一轮金黄的圆月，看星星眨眼，听夜莺歌唱。然而他们知道自己终究会有一天离开同呼吸共患难的枝条。

度过了盛夏，它走进了秋天，露珠渐渐吐在了叶缘上，叶子的颜色已不再浓绿，而是有了一点点黄斑。

秋风走进了树林，抚摸着每一枚叶片，它渐渐地枯黄，这是自然规律，每一片叶子都逃脱不了，要离开枝条了，叶子晃动着叶柄，这是与大树相连的血脉，它要割舍了，但它看到了枝头孕育着的嫩芽。它们舒心了，它不愿让自己黄枯的叶片拖累成长着的枝条，毅然地与共度风雨的大树告别。

暮色降临了，晚风缓缓地走进林子。这枚黄叶最后一次挥动着手掌坚定而又自信地飘落了。身后是哗哗的响声，愈来愈浓的绿色生命的手掌。它投向了大地，为了枝头更新的生命，为了整棵大树更茁壮地成长。

落叶的胸怀便让我自叹不如了，在树上奉献绿色，在树下化做泥土。能上能下，毫无怨言，总是在奉献，为大树的茁壮而奉献。

我走进落叶的林子，心情坦然了……

随笔

何妨接接地气

■张伟俊



夏天，这本该是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可我家的几盆花还是像病秧子一样，依然无视这一切，懒洋洋地伸出些许新叶，硬是拒绝葱茏一片。我于是想当然断定这必是因缺少阳光抚慰的缘故。大汗淋漓一番我把这些“病号”搬到阳台，阳台上阳光自然是充足的，至少我这样认为。经过浇水、松土、施肥这些养花护花的程序，我失望地发现这些花还是不给我好脸色。

于是我去请教小区内的行家。他做过花工，自然于是专家。他随意地看了一眼这些花，自信满满地说：“楼上养的花不接地气，你费费劲搬到楼下吧，让它们多沾点儿地气，晒晒太阳、淋淋雨、吹吹风，自然就长旺盛了。”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花盆一一抱下楼。然而，第一个星期过去了，花在日晒风吹下，反更蔫蔫无力，越发没有一点生机。看来真是经验主义害死人呀！于是我也就放弃了，不去管它们了，只等着腾出花盆来。半个月之后，我走过楼下不经意一瞟，哇，这些曾经的病秧子竟然齐刷刷地冒出一层层柔嫩可人的新叶。我喟然长叹：此言不虚呀！地气，原来缺的真是地气啊！

不接地气的花连活下去都那么困难，一旦接了地气花是那么充满精气神儿。其实岂止是花，哪种植物不是靠着地气才能得以茁壮生长、繁衍生息？植物是这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儿总喜欢在雨后土地里挖蚯蚓、逮蜗牛，玩得不亦乐乎，我嫌脏，于是对他严厉制止。母亲在旁总是说：“没事儿，小孩子玩点儿土有啥，还不容易生病哩，